

一個官式的友好訪問，絕不是一個等閒的步驟。

要研究布里茲涅夫何以在匈牙利并非無重要慶典和集會之時，而其個人又當內外交迫之際，抽出五日時間去訪問匈牙利一次，除了外電所傳，布卡二人的演說、蘇匈公報及兩報社論上一些閃爍字句，可供參考之外，匈共頭子卡達爾這個人也有一談的必要。

在中東歐和巴爾幹的共產附庸國家中，自一九五六年以後，卡達爾與戈慕卡是一對孿生的兄弟。——他們二人都曾因狄托主義的嫌疑受過監禁；他們都是因工人暴動（註三）和反俄抗暴革命（註四）而被重行起用。

卡達爾與戈慕卡的不同之點，是今天一個還在台上，一個業已退出政壇（也可以說已遭貶斥）。但是必須指出：假如沒有一九七〇年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工業城市的工人罷工運動，戈慕卡可以保證仍舊是波蘭共黨頭子；又假如那次的工人罷工運動發生在匈牙利，卡達爾就不會在此次布里茲涅夫訪問期間接受蘇俄最高蘇維埃的列寧勳章了，就要同戈慕卡換一個位置了。

共產黨最重視卡片上的紀錄，卡達爾既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因拉伊克狄托主義案被牽連下獄，一九五六年三月獲釋出獄，七月被選入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委和政治局委員，十月為應付革命人民改組勞動人民黨中央領導機構，

罷免格羅的第一書記以卡達爾為繼，這是為了緩和民憤，並不是莫斯科深信和深愛卡達爾。

卡達爾自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廿三日出任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一書記，屈指已經有十六年了，這在一個從事政治的人來說，不能算為很短的一個時間。卡達爾之所以蟬聯這樣久，不出兩個原因：第一、他已澈頭澈尾放棄了民族主義的立場，使莫斯科深信他是一個靠得住的匈奸；第二、他小心翼翼的敷衍莫斯科，而又不使內部發生工人暴動或抗暴運動。假如卡達爾是屬於第一型的人，今後即使是有個風吹草動，仍舊可以在匈牙利幹下去；假如他屬於第二型的人，幸而今年的十一月沒有發生戈慕卡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所遭遇到的意外挫折，否則，也就步戈慕卡的後塵而走了。

附 註

註一：莫斯科「真理報」（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

註二：資料來源同上

註三：一九五六年三月波蘭波茲南工人暴動

註四：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共抗暴革命

蘇俄與保加利亞關係

畢英賢

前言

十一月十三日至十八日，保加利亞黨政代表團以保加利亞共產黨第一書記、保加利亞國務院主席托道爾·齊夫可夫為首在蘇俄進行官式訪問；並且與蘇俄黨政領導舉行了談判，最後發表聯合公報。

確如俄共頭子布里茲涅夫所說，雙方的相晤「不是為了外交禮儀的客套」，而是為了「彼此交換建設新社會的經驗，一道檢討國際現實問題、協商

並擬定我們合作與共同爭取和平與社會主義鬥爭問題的共同立場」（註一）。不過，雖然說是「交換」與「協商」，實際上却是聽取指示，在當前國際事務中保加利亞應取什麼立場，在未來的歲月中，保加利亞應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在東歐附庸集團中，保加利亞始終追隨俄共，忠於俄共，依賴俄共。今年年底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的五十週年，保共的訪問必然對其主子國加添一些佳節氣氛。此外，十一月以來，國際上發生不少對俄共

對外政策有利的事件，例如：日內瓦裁軍會議之恢復，赫爾辛基歐洲安全會議籌備會議之召開，聯大蘇俄所提「不使用武力」議案之通過；爲了擴大這些成果，必須進一步團結自己的「社會主義陣營」，所以俄共決定十二月廿一日在莫斯科召開俄共集團共黨國家高層會議。保加利亞訪俄，與布里茲涅夫訪匈牙利皆多少與此有關。

因此，從保共訪俄這件事所反映出的，不僅是保俄雙邊關係的動向，也反映出保俄雙方對當前國際問題的共同態度與立場。

保加利亞對外關係

在對外關係中，保加利亞的政策完全視蘇俄的好惡與意圖而定。這一點保共頭子齊夫可夫做得很成功，以致一般人把他視爲俄共現行領導的被保護者。在論及一九六五年「四月陰謀事件」時，他說：「別人知道，我個人欠蘇聯生死之債（註二）。」對保加利亞而言，他在這次訪俄中曾說，「蘇保友誼是一個歷史的命運，是我們國家的獨立和社會主義自由快速發展的保證，是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國際主義不可改變的基本規律」（註三）。

最近，保加利亞「人民軍」報，特別強調指出，按照保加利亞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決議，同蘇俄的友好合作是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對外政策不可動搖的基礎（註四）。可以說，保加利亞根本沒有對外政策，祇在執行蘇俄的對外政策。但是，在與其鄰國相處中，可或多或少地見到它的獨立意志。

保加利亞北接羅馬尼亞，南鄰希臘與土耳其，西爲南斯拉夫，東臨黑海。一般說來，保加利亞對其鄰國關係向來不很好。

保加利亞與希臘關係曾因保加利亞未能付給一九四七年和約所規定的四千五百萬美元賠款而無法改善。同時，一九四七年底，希臘共黨暴動，保加利亞予其暴動分子以庇護。一九六四年春，雙方舉行談判以求建立兩國正常外交關係，七月達成協議，交付賠款七百萬美元，建立電話通信與空中交通，並且計劃鋪設鐵路使保國科拉塔（Koulatá）與希臘沙隆涅卡（Salonika）港相連接。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一日兩國簽訂貿易協定，涵蓋期間從一九七〇

七四年，使雙方貿易額有所增加。

保國同土耳其關係向來不佳，部分是歷史的原因，奧托曼帝國曾統治保加利亞將近五個世紀。兩國之間曾有相互遣返國民協議，而一九五〇——五一年間，保國把大約十五萬土耳其人驅逐出境，幾乎完全不顧人權與財產權，因而曾導致雙方外交關係的中斷。不過，雙方仍保持貿易關係，一九七〇年三月恢復和談，簽訂了五年貿易協定。

在蘇俄倡導的和平共存的原則下，保加利亞同上述兩個非共黨鄰國關係也趨向好轉，誠如保共最近所宣稱：「保加利亞屢次聲明，它追求友好善鄰關係」與互惠合作。過去幾年中所簽結的雙邊協議就是「這一關係的基礎」（註五）。最近，保外長訪土，對雙方關係的改善或有助益。

同羅馬尼亞，自從四十年代後期，即存有友好互助條約和文化合作條約。但是，有一段時間，保國與共黨集團貿易額佔其外貿總額百分之八六，而與羅馬尼亞的貿易祇佔其百分之二·五。另一方面，蘇菲亞儘力避免捲入有關羅馬尼亞在共黨集團的爭執。最近，雙方關係有了新的進展。不久前，兩國元首相互訪問，給予保羅關係以新的有利衝擊。

保加利亞對南斯拉夫的態度則隨俄南關係的冷熱而變易。在領土問題上，關於南斯拉夫的馬其頓，雙方存在着爭議。近年來，雙方關係在各方面皆有了新發展，尤其是在經濟關係上。保共自己說，雙方都儘力對很多政治關係上的問題尋求積極解決。

俄保關係現況

關於保加利亞與蘇俄不平常的親密關係前面已略提到。自然，蘇俄對保加利亞極力拉攏，慷慨援助。當齊夫可夫此次訪俄時，一家工廠的黨書記在歡迎會上奉承他說，來自保加利亞的是「最親密的、最親愛的、最渴望的」客人。布里茲涅夫在午宴會上說：「蘇聯與保加利亞的友誼像水晶一樣的純潔，沒有東西能够加以污染（註六）。」當齊夫可夫回到蘇菲亞向黨政聯合會議報告訪俄經過時，引述此語，會場上引起「歷時極長的暴風雨式的鼓掌，熱情地呼叫『永恆的友誼！永恆的和不會破裂的！』（註七）」不論俄保關係將來會不會分裂，目前確實是非常堅固。

自從保共執政以來，靠着蘇俄的援助，依照蘇俄的計劃，由蘇俄科學家、工程師、專家直接參與，保加利亞建立了一百八十多個主要工廠與企業，至今在保加利亞工業上佔主要地位。以數字言，蘇俄建造的工廠目前出產的黑色金屬佔全國總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五，有色金屬百分之八十五，電力百分之六十，化學產品百分之五十五，煉油與石油化學百分之八十（註八）。

保加利亞不僅在資金上、科學與技術上依靠蘇俄，而且在天然資源方面亦復如此。保國缺乏天然原料，若要工業化必須要靠蘇俄提供。僅從經濟觀點看，就可以了解保國對蘇俄的依存性的程度。

十一月十九日雙方所發表的聯合公報特別強調，在下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七六年——一九八〇年）的範圍內雙方國民經濟合作的必須性。所謂必須性也就是蘇俄援助對保國下一個五年計劃的重要性。去年保共第十次代表大會確定了現行的第六個五年計劃，據保共自己說，這個計劃與蘇俄的五年計劃密切關聯。在這五年中，保加利亞將藉俄援建立一百五十個企業與工程計劃，包括：柯茲羅多（Kozloduy）原子動力站和吉夫利亞（Devnya）工業綜合體。

俄保貿易額繼續增加，一九五〇年當保國工業初期成長時，雙方貿易額為一億五千盧布，到一九七一年已達廿億六千八百多萬盧布（註九）。俄保已簽有各種協議，按照這些協議，一九七五年起每年保加利亞可從蘇俄方面收到卅億立方公尺的天然瓦斯，一千萬噸原油。關於電力，到一九七五年可經過遙遠輸電系統自蘇俄處年獲得四十億瓩小時，與一九三九年二億二千六百萬瓩小時比較，增加了十四倍多。

僅依前述一些事實判斷，可見保加利亞對蘇俄的依附性愈來愈深。對此，齊夫可夫有他的解釋，他說：「保加利亞是一個小國。」又說：「自給自足的、手工業與原始工業企業的時代早已過去。如果沒有蘇俄、沒有經互會，我們的工業將成什麼樣子呢？在保加利亞，祇有在廣泛的國際分工、生產專門化與合作化之下，在發展並深刻化社會主義一體化的條件下，科學技術的進步、工業上高度技術與經濟水準才有可能獲致（註十）。」因此，在俄保聯合公報中特別提到：雙方協議，就俄保國民經濟更加緊密相互合作問題，擬定具體措施，以迎合社會主義經濟一體化綜合綱領所確定之任務，共同努力以解決一系列最重大的國民經濟問題，改善實際利用科學與技術成果之

機構，進一步發展生產合作並在生產計劃分工的基礎上建立專業化企業（註十一）。

俄保對國際問題的態度

在國際問題上，保加利亞唯俄共的馬首是瞻。十一月十三日齊夫可夫在克里姆林宮的午宴上說得很明顯。他說，在兩國共黨及政府間，在一切現時國際問題上，意見完全一致，「我們的黨一開始就把蘇聯共產黨第廿四次代表大會所確定的和平綱領當作自己的綱領」。無疑，所謂共同意見乃就是蘇俄的意見。

茲就雙方共同發表的聯合公報，檢視雙方對一些現實國際問題的共同立場。雙方認為，現在的歐洲情況正具備健康化、進一步發展歐洲國家間相互經濟、科技合作與文化連繫的有利條件。他們所指的條件就是：蘇俄與西德、波蘭與西德的條約正式生效，一九七一年九月四國柏林協議，東西德間關於相互關係基本原則條約的草簽，美英法俄協議支持東西德同時加入聯合國，以及十一月廿二日開始在芬京赫爾辛基召開的歐洲安全會議籌備會議。對上述事件，保俄雙方儘力吹噓其重大意義。歐洲安全會議籌備會議更是俄共「和平共存」策略中的一大成就。雙方特別表示，希望全歐安全會議能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召開。

雙方表明，堅決維護巴爾幹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一九六七年保加利亞與蘇俄在蘇菲亞曾訂結為期廿年的友好、合作與互助條約，其中第五條後段說：「雙方採取措施，以便在巴爾幹半島及黑海地區建立善鄰關係、發展相互諒解與合作（註十二）。」同時，該條約第七條規定，若一方遭受武裝攻擊，另一方將給予包括軍事的各種援助。這樣，蘇俄在巴爾幹半島的政策也就清晰地表現出來了。保加利亞對蘇俄而言，雖然不是巴爾幹半島上最重要的據點，却是最可靠的基地。在公報中，俄保指責美國第六艦隊在希臘領土上建立基地，指責「帝國主義」干涉塞普魯斯內政的企圖，認為這些皆違反了巴爾幹半島與地中海國家人民的鞏固和平、安全、善鄰的努力。自然，與蘇俄在這一地區爭取勢力的試圖發生了衝突。

在中東依然存在著緊張局面，雙方對此表示「不安」，並譴責以色列對

阿拉伯國家的「蓄意和有組織的侵略行爲」。他們再度表示，堅決支持阿拉伯人民消滅一九六七年以阿戰爭時以色列所取得的成果，主張以聯合國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二日的決議爲基礎重建中東的「正義和平」。

兩國代表團同時重申對「越南、寮國、高棉人民反美帝侵略、爭取自決命運的權利的鬥爭」予以多方面的援助。兩國諒解並支持南北韓的「國家和平民主統一」方針；強調支持亞非拉人民爭取自由、獨立、社會進步、反種族與各式殖民主義的鬥爭；希望孟加拉獲准入聯合國。這些都是重彈老調，沒有任何新奇的内容。

此外，保加利亞贊許法俄與美俄高層會議所簽訂的各項文件；俄國表示將全力促成全面與徹底裁軍問題獲得解決，重申對召開全世界裁軍會議問題所持立場。雙方認爲蘇俄在此次聯大提出的「關於在國際關係中不使用武力及永久禁止使用核武器」議案在鞏固各國人民全面和平與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一議案被共匪指爲「徹頭徹尾的騙局」，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作法，自己窮兵黷武，却要別人「和平」（註十三）。雖然共匪反對，這一議案在聯大終獲通過。

在匪俄爭執中，保加利亞始終站在俄共的一邊。在公報中，未提及此點適足以說明，在這個問題上，雙方沒有歧異也沒有提出的必要。

俄保用自己語言所表達的、以蘇俄意志爲主的一致對外政策方針，看來似「和平」與「安全」的。在實質上，未必盡然。我們且不論共匪對這種「和平」與「安全」作出了什麼攻擊，祇看看保共代表團訪俄時，布里茲涅夫對他們所說的話，就可看出他們或隱或現的尾巴。布某說：「我們現在和將來皆不可能與西德社會民主黨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合作。大家知道，在意識形態領域內我們（與他們）採取完全不同的綱領（註十四）。」

結論

在蘇俄附庸國家中，東歐的保加利亞有如亞洲的偽蒙古。這兩個近似傀儡的附庸政權有着不少共同特徵，諸如經濟落後、資源貧乏，這是它們依附俄共的原因之一。同樣，它們的地理位置在俄共對外擴張與匪俄鬥爭中成爲

非常重要的據點。

俄羅斯經營巴爾幹半島已有百餘年歷史，沒有因國內政權形式改變而終止。如今，阿爾巴尼亞親匪，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不聽支配，越發使保加利亞顯得重要，當然會全力籠絡。

在歷史上，俄保關係不是沒有瑕疵的。十九世紀後半期與廿世紀初，俄國會數度圖謀控制保加利亞，皆未果；保加利亞人很難忘掉這些史實。此外，保加利亞人民也是經過幾個世紀的壓迫幾乎被消滅的民族，強烈的民族意識必然潛存着。總有一天，全國大多數人民恥於過份依賴大國而不滿自己國內現存的政權。屆時，保共政權不得不見風轉舵採取維持民族尊嚴的獨立政策，或任人民推翻。因此，俄保關係並不是「永恆的與不會破裂的」。俄共深切了解此點，這是它力圖保持平等友好關係外貌的主要原因。

註一：布里茲涅夫宴會上致詞所說，載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消息報」。

註二：維也納「新奧地利」報，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七日。

註三：俄「消息報」，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註四：蘇菲亞「人民軍」報，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卅日。

註五：同註四。

註六：俄「消息報」，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註七：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廿六日蘇菲亞國內廣播。

註八：(1)同註七；(2)俄「消息報」，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廿日。

註九：俄「對外貿易」，一九七二年第六期第五十頁。

註十：同註七。

註十一：「俄保聯合公報」原載「消息報」，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註十二：俄「真理報」，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註十三：匪「人民日報」，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及匪「新華社」

記者評述，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註十四：俄「消息報」，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五日。